

著名笛子演奏家曲祥:

观众在, 笛声永远年轻

“弹指一挥间”，“弹指”如果用在笛子演奏上，是技法，但如果回望过去的岁月，则是无尽感慨。

著名笛子演奏家曲祥6岁开始学习竹笛，已经在音乐领域耕耘了一甲子。用他的话说，生命中大部分血液都是为音乐而流淌的。如今的他给学生上课，为下个月去台湾作准备，再过几个月他还要去加拿大演出。日前，记者在他工作间隙采访了他。

66 齐鲁
文化先锋



山东笛派创建人、著名笛子演奏家、作曲家、指挥家，国家文化部优秀专家，山东省科技拔尖人才，在全国大型比赛中获奖30多次，还获得过国家政府最高奖“文华新节目奖”。《向往》《走进快活岭》《绿色的思念》《儿童乐园》《运动场上》《春花怒放》等作品享誉海内外，是笛子北方派代表。

本报记者 师文静

心态越来越年轻

在山东歌舞剧院大门口，记者见到了事先约好的著名笛子演奏家曲祥。

今年73岁的他精神气十足，上身穿着蓝色毛衣，搭配浅棕色裤子，脚上是一双时髦的运动鞋，虽然是一身年轻人的装扮，他身上却散发着浓郁艺术气质。

在办公室里，浓缩了曲祥过去几十年艺术生涯中的“辉煌时刻”：媒体的封面报道，2002年率领山东民族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的风采，有从业50周年作品独奏会的盛况，还有去台湾演出马英九送给他的金匾……

60岁从岗位退下来，曲祥退而不休，甚至比当山东歌舞剧院院长时更忙了。“现在年龄大了，演出能少去就少去，更多心思放在带学生上了。中国人有个传统不说73岁，也不说84岁，按照虚岁算，我会跟别人介绍我今年75岁啦。”曲祥先生直爽、幽默，个性谦和。聊起笛子和演出，气氛立马欢腾起来。

近几年，正赶上高校大力发展民族音乐，集竹笛演奏、作曲、指挥、艺术管理等本领于一身的曲祥，属于学者型艺术家，是很多高校欢迎的稀缺专家，他是山大特聘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，还是山艺、济大、青大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。这两年，曲祥先后成立了10个民族管弦乐团，遍布全省。

中国民乐在国外很受欢迎，作为指挥和作曲，他带队的乐团演出很多，如今他跟着乐团跑遍了俄罗斯、摩纳哥、法国、加拿大等国家，“和年轻的孩子们到处去演出，心态越来越年轻了。”

炮火中诞生处女作

聊完现在的生活，曲祥和记者谈起了遥远的童年和年富力强时拼命三郎式的岁月。

6岁跟着哥哥开始学习吹笛子的曲祥，自少年就展露了出类拔萃的音乐天赋。还在烟台艺校学习时他就在全省音乐比赛中脱颖而出，14岁被调入山东歌舞团，开始了专业笛子演奏之路。

“工作前几年，我的主要任务是笛子表演，但是我不满足于演奏，光吹笛子也很乏味，我就开始创作，研究作品自学，想留下点东西。”1965年曲祥被派往越南，他的笛子独奏处女作《推起小车运料忙》就诞生在越南战争的炮火中，他也成为那个年代年轻有为的作曲家。

从战场回来，曲祥出了唱片，处女作《运肥忙》，后来改成广为流传的《在田间》。

“很多人觉得笛子就是一门普通乐器，但是致简则致繁。它就6个孔，学会很容易，但学精了太难，气、指、舌、口都要配合好，比只用手指头的乐器难得多。”曲祥指着屋里一张大型演出的合照给记者看，“乐队里可以有几十个二胡手、琵琶手，但最多只有4个笛子手，因为它是灵魂乐器，个性太强。”

但这个“灵魂乐器”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，还是传统戏剧配乐中的伴奏，是配角。笛子真正作为独奏走上舞台是在上世纪60年代，形成了以冯子存、陆春龄等为代表的竹笛独奏高峰。

“一代竹笛独奏艺术家中，还在世的只有上海的陆春龄，已经96岁了，第二代全国代表性笛子演奏家中，坚持演出和工作的也不多了，我是其中之一。”

如果说第一代以继承传统为主，那么第二代则是创作型的笛子手。作品多产，且在全国流传度很广的人才能冒出头来。谈到自己一生的多产，曲祥说，这背后是刻苦的自学。

因创作睡觉很少

1975年之前，曲祥创作出了《红领巾列车奔向北京》《沂河欢歌》《海河两岸变新颜》等轰动全国且传播度非常广的作品。“全国的收音机都在播放这些曲子，当时那种塑料唱片卖得很好。”

1975年，全国音乐比赛迅速增多，曲祥屡战屡胜屡获大奖，在全国音乐界名声大震，并被业内广泛认可。1982年，文化部举办全国民族器乐独奏观摩演出大会，曲祥作为笛子北方派代表上台做示范演出。虽然“北方派代表”由官方提出，但曲祥更愿意称自己是山东笛派的创建人。

此后曲祥进入了创作高峰期，《向往》《绿色的思念》《儿童乐园》《运动场上》《走进快活岭》《龙灯高照》《春花怒放》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问世。他的不少作品一直是笛子比赛和考试的必选曲。曲祥也是“获奖专业户”，他30多次在全国大型比赛中获奖，还获得过国家政府最高奖“文华新节目奖”。

作曲之余，曲祥花了三年时间，于1982年完成出版了中国第一部《笛子练习曲》，给笛子演奏艺术确立了基本法，规定了笛子练习的科学过程。这套教材出版了30多版，被全国学生用来学习，“至今我还在拿版权费呢。”曲祥自豪地说。

1985年之后，曲祥开始干四样活了，“演奏、作曲、指挥和当院长。”从担任山东歌舞剧院副院长到院长的21年里，他参与和组织策划的大型演出活动非常多，这期间他自学了配器、编曲、指挥，策划掌握了多种乐器，再加上日常管理和培养人才，各种外出演出，多年来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。直到退休才举办了一场自己的音乐独奏会。

曲祥说，大家都感觉他很风光，笛子吹得好，作品有名气，每次获奖都是他，但是谁都不知道，这个过程伴随着孤独和寂寞。但只要观众在，笛声就永远年轻。

回想年轻时的岁月，曲祥说吹笛子要形成自己的派别和风格，就必须逼自己去创作，出作品。从20岁开始搞创作，“我一辈子睡了很少的觉，年轻时每天晚上趴在桌子上写写画画，工作到两三点，从不知道困。到年老了，才发现想睡也睡不着了，吃了十年的安眠药了。”

担忧民乐走偏了

曲祥说，近几年中国音乐普及提高很快，全国民族管弦乐演奏水平太高了，他带队去参加比赛，心里经常会捏一把汗。如果不获奖，太没面子了。

作为老一代笛子演奏家，曲祥最不喜欢的是很多孩子拿笛子演奏作为考大学的跳板。“跟我们那时完全不一样了。笛子成了出路，没有那股热情、那股死心塌地的精神。考上了大学，反而荒废掉了。我们那批人就是喜欢，一辈子吹笛子，也舍得下工夫钻研。”

作为严谨的老一辈艺术家，对看不惯的东西他在暗暗较劲。比如，他很担忧近几年来学院派热衷搞的现代派民乐，“形式很新颖，但是没有旋律和曲调，大家听不懂。各种民乐狂想曲，没有内容，全是技巧和印象。”“怎么办？我去做评委，就给选手们指定一些传统曲目让他们演奏。”这也算是一种对抗。

曲祥说民乐转基因了，走得太偏，就没有传统艺术的那种神韵和内涵了，这是作曲界的问题。“无论怎么变，怎么学习西方的辉煌和气派，一定不能丢掉中国艺术中雅的东西。发展不能守旧，但也不能走到偏路上去。”